

旧时相识

唐吉慧 / 著

文匯出版社

旧时相识

唐吉慧 /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时相识 / 唐吉慧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 - 7 - 5496 - 1572 - 8

I. ①旧…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0955 号

旧时相识

作 者 / 唐吉慧

责任编辑 / 何 璟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80 千字

印 张 / 5.875

ISBN 978 - 7 - 5496 - 1572 - 8

定 价 / 35.00 元

落红犹在（代序）

一

天很冷。

昨天晚上下了雨，雨过后，天更冷了。

从小茶馆出来，已经半夜，瑟缩的蜷着身子回到家，浑身凉凉的。我蹑手蹑脚洗了热水澡，就睡了。

早上微微醒的时候，窗子虽然关地严严实实，外面的风声依然听得清楚，人人嘴里在说冬天的消息，是该添件衣服了，落叶黄花，人与秋声都瘦了。我很久没有这样的日子，没有心事的这样睡着，于是紧偎暖暖的被子，直睡到中午。

缘由眼睛闭得太久，忽然睁开，竟被并不强烈的日

光刺得疼痛起来，头昏昏的，没有精神。我在床上赖着，不愿起来，犹如面对临刑。面对临刑，有的人不卑不亢，有的人怯怯懦懦，我大概属于后者。

今天无所事事，身上裹了很多衣服，俨然一个龙钟的老人。朋友嘱我写几幅字，我勉强着用冰冷的手在宣纸上歪歪斜斜涂了些墨，我知道自己写得不好，可惜了这几张纸。柳亚子也说他的字不好，从小以劣书劣字出名，甚至除了描红和印格外，连法帖都未临过：“老实讲，临起来也不会像样的，你的字是你的，我的字是我的，临他有什么用呢！”老诗人过于自谦了，他字里有的是他的深厚学养，和“上天下地之庐”的气概，特别是他的书信和手稿。

二

前年认识的北京朋友郑先生是位尺牍收藏家，我与他共同怀着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的信奉，犹如

宗教教条，认定字画是不温不火的摆设，唯有信札才是最贴心、最暖心，见字如见人。他刚才来电话说他的——一位朋友要转让一通南社诗人柳亚子的信札，郑先生因为早有了，所以问我要不要：“趣长笔短，虽点画不足，气韵终究是好的。”我一看图片，立刻心花怒放，花笺上数行行草快剑长戟奔腾如雷，可是一问价钱，立刻心灰意冷，无奈婉言谢绝。

收藏要靠眼力、魄力和财力，而财力似乎是最为重要的，财力的多少往往决定了藏品的优劣。鲁迅致陶亢德二百多字的信札拍了六百五十多万，字字胜金，为什么，因为他是鲁迅。《文汇报》今年刚登了陈寅恪书信九十万元落槌的消息，评论惊为“天价”，专家说了物以希为贵，这位中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家和诗人，四十七岁时右眼视网膜脱落，七年后左眼视网膜脱落，与他人相比，亲笔信少得至今公开拍卖的只有两封，纸贵洛阳，薄薄一页纸，贵得像水中的月亮了。

这些年我错失过不少好的机缘。张伯驹长长一篇诗词稿，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的毛笔字足足写了四百多个，参差错落着，有丈山有尺树，有寸马有豆人，卖家应急的价钱一降再降，而我仍然无法企及。没两天功夫，京华老名士的这朵青莲入了川了，只能随它去了。俞平伯小小一页昆曲谱，“文革”后抄了寄给张充和的，两只手掌那么大的油纸上，老作家颤颤巍巍仔仔细细写下的一段清音，成了拍卖场上的明珠，惹来一场风雅的争夺战，只能随它去了。冰心短短一封致巴金书信，圆珠笔蓝蓝的油迹渗满对友人深深浓浓的情谊，偏偏拍卖场上买家的热情更深更浓，深得浓得叫人无法静气宁神，只能随它去了。可是机缘凑泊，这许多年兜兜转转，好歹我寻来了赵叔孺的信、张元济的信、陈从周的信、周鍊霞的信，托书商朋友老韩的福，昆曲泰斗俞振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致学生的数十封书信也入了我的寒舍，今年即将由台湾出版。虽然为了它们，我的日子时不时过得紧巴巴捉襟

见肘，口袋弄得比脸还干净，但精神是够滋润了，说到底，将数年粮食换一屋图书的事，并不坏。

三

人们大多喜欢怀旧，不外乎借物感怀，借物抒怀，为的是听一听微风过处那片树叶的沙沙声，发一发思古之幽情。柯灵总结得确切，怀旧情绪，大概是普通的正常心理，除非是高车骏马、春风得意之辈。

记得从前老房子门口一条街叫石皮街，因为破，所以把“破”字一分为二叫了石皮街。街两旁是居民们自己搭建的私房，路是乱石铺成的。街口有棵生在碎石缝里的老桑树，从来没人照顾，没人看护，我发现它时已有了两人来高，逢到桑蚕时节，与两三小伙伴放了学在夕阳下围着它采桑叶、摘桑果，我们采了桑叶喂蚕宝宝，摘了桑果喂自己，每每小嘴吃的一抹红、一抹紫，像马戏团的小丑，可是太好吃了，像小

丑又有什么关系。老桑树朝北有个小院子，院子里住着两户人家，和一棵枇杷树，枇杷树比老桑树高一大截，每年待它结果，我们便隔三岔五的偷偷来到院门口，流着鼻涕、流着口水看它天天成熟，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熬不过枇杷满院飘香的诱惑，偷偷翻过了那道并不算高的围墙，正要下手，一条小黑狗从幽暗处猛然窜出要朝我们扑来，一边恶狠狠地叫着，幸亏它有绳子绑着，可我们依然被吓坏了，顾不得就要到手的枇杷，一个个落荒而逃。

想到昨日这些老地方老伙伴老事情，心里总觉得温馨，缓缓生出春暖花开的激荡，而轻轻翻读这些前人留下的手泽，遥望逝水苍茫，落红犹在，天再冷，心中总觉得温暖、总觉得是慰藉：我相信无关价格的贵贱，地位的高低，它们都将成为历史的绝响、文化的遗音。

目 录

落红犹在（代序） / 1

海上繁华梦 / 1

多情人不老 / 8

俞平伯致荒芜手札 / 16

雪花中的宋词 / 25

松雪斋的老先生 / 35

俞粟庐书法润例 / 44

六月的芒果 / 48

走近豆庐 / 58

旧信里读俞振飞 / 69

俞振飞拍《墙头马上》 / 77

刻印琐记 / 91

中国人，要懂中国字 / 99

台北偶得郎静山 / 108

周鍊霞写词 / 116

有些人，等不得 / 124

一个倔老头儿 / 134

有约夏威夷 / 142

作别张元济 / 153

旧时相识 / 162

花影少年时 / 169

海上繁华梦

爵士乐演出结束，走出商城剧院，天色已晚。爵士鼓经了三个麦克风的扩音，震得全场热烈沸腾，也震得我恐怕今晚失眠。淋着濛濛细雨，步行在嘈杂的南京西路，经过恒隆、经过金鹰、经过伊势丹，繁华的夜上海，宝马香车如织，粉黛翠眉如画，人们沉浸在充满诱惑的梦里。商场门口卖栀子花的老婆婆还没有收摊，栀子花做成的手镯、吊坠幽香迷人。我猜她该有八十多岁了，一脸深深的皱纹，定是她一个又一个深深的梦痕：“她或许早就看透了一场又一场的繁华梦，在这里。”我说。同伴望了望我，跟老婆婆买过一个手镯戴在了手上，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嘴里喃喃三个字：“孙玉声。”

我念初中时并不对文学有些许认识，故作高深地读世界名著，故作风情地念现代诗，孙玉声那本《海上繁华梦》也曾好奇从图书馆借来，上课时背着老师偷偷在课桌底下看了又看。整部书无非写十里洋场烟花柳巷那些糜烂之事，那时候小孩子单纯，任由小说写得细致，我只顾看得有趣，书里的尔虞我诈、出台叫局不十分懂，看过即忘，偏是牢牢记下了海上漱石生这个名字。这些年看民国文人掌故、评述渐多，才知道胡适对这部书的评价原来不高，和张春帆那本《九尾龟》“都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没有文学价值，都没有深刻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九尾龟》我没读，那部《海上繁华梦》现在再翻翻反而更见趣味，更喜欢了。当代人兴怀旧，一场接一场的复古秀时时上演，常见到了杖国杖朝年岁的老人们为年轻人讲解起老上海的万种风情，脸上乐开了花。其实老上海的万种风情都在这本书里了，

張使帆居徵百寶箱序文甚佳不知者中
內容無從著筆又以邇來懶於採管以
致遲一今已年成歉煩台端特改了却
一橋心願惟此序無甚精彩並非勝筆
責實未見全書恐其不恰切合耳此上
璧庵先生青覽

謝名士古

遊記在冊振刊竣前特積存之據

書上紀遊詩容格日登載中書留出

報中分條登載再刊並乞也又及

六月一日

各条马路，各所游乐园，愚园、张园、徐园，各个茶楼戏馆，天仙、丹桂，及至堂子里的规矩、时人穿着等等，无不描述得绘声绘影、详尽生活，分明是怀旧之人难得的一部史料大成。胡适主张新派，孙玉声是老派人，老派的东西胡先生多少瞧不上眼。孙玉声自序中说：“客有问于警梦痴仙者曰：‘《海上繁华梦》何为而作也？’曰：‘为其欲警醒世人痴梦也。’”书中三昧，只待细读，方能会心。不过适之先生与孙玉声倒是熟识的。胡先生读《海上花列传》，遂对作者花也怜依有了兴趣，据刘半农回忆，胡适知道《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海上漱石生是花也怜依的朋友，便想去看他一次，仔细打听打听：“若然他这一次的访问能有美满的结果，那我就为他恭喜，他又可以大过其考据瘾了！”甚而致信孙玉声请教种种，孙玉声自然一一答应。

孙玉声是上海人，名家振，玉声是字，号海上漱石生，清末有名的小说家、报人，常混迹于梨园、留连在娼门，是个“上海通”。所谓“自来贤达士，往往

在风尘”，所以写得出《海上繁华梦》，更数十年积累下《三十年来上海剧界见闻录》《上海戏院变迁志》《梨园旧事鳞爪录》《上海百名伶史》等重要文字。他酷爱戏曲，老戏迷没有不知道他的。我看《海上繁华梦》先时觉得稀奇，如何书里的青楼女先生、清倌人们几乎都会唱曲子，唱的还是昆曲，算来作者喜好，水磨之音，如玉之声，难怪叫“玉声”。小说家有回和唱京剧的汪笑依逛花楼，新来的小先生说唱一支昆曲替他们解酒，待她唱完马致远的小令《水仙子·和卢疏斋西湖》，孙玉声不禁凑过身对汪笑依轻声惋惜这小先生入错家了：“若是在梨园，说不定是块能唱红的好材料。”1931年，倪传钺、周传瑛、施传镇、赵传珩、王传淞等昆曲传字辈合股筹资组班，孙玉声取李商隐诗“众仙同日咏霓裳”之意为他们起了“仙霓社”的名字，时孙玉声在大世界报做编辑，为仙霓社的演出是做了不少宣传和介绍。

新交的书商朋友老沈，是上海比较早的旧书商，

九十年代初做上这门风雅生意，二十年来经手经眼的好东西多了，不过毕竟是生意人，手上留不住，那旧纸上的墨香散去四方，只暖了别人的梦。老沈给我的这通孙玉声信札像孙玉声写的小说那样字字见风流。信是写给诗词家郑质庵的，内容大抵为评弹评论家张健帆请他为新书作序，怎奈不知书中内容无从下笔，只得草成：“惟此序无甚精彩，并非潦草塞责，实未见全书恐其不能切合耳。”孙玉声颇苦恼。信封背面邮戳上的时间：民国廿七年，即一九三八年。正面左下角印有红字“上海荣记大世界报社”，此时孙玉声仍在大世界报做编辑，而仙霓社因时局动荡，到了这一年也名存实亡了。

《海上繁华梦》，书成至今一百多年，上海已然一新，成了国际大都市，四处高楼，四处繁华，四处风景，但偌大的上海滩，书里写的那些梦却依然在我们身旁延续着、缠绕着：醉梦、豪梦、绮梦、吃梦、痴梦、空梦。我们身在这座城市，便脱不开这些梦，雅